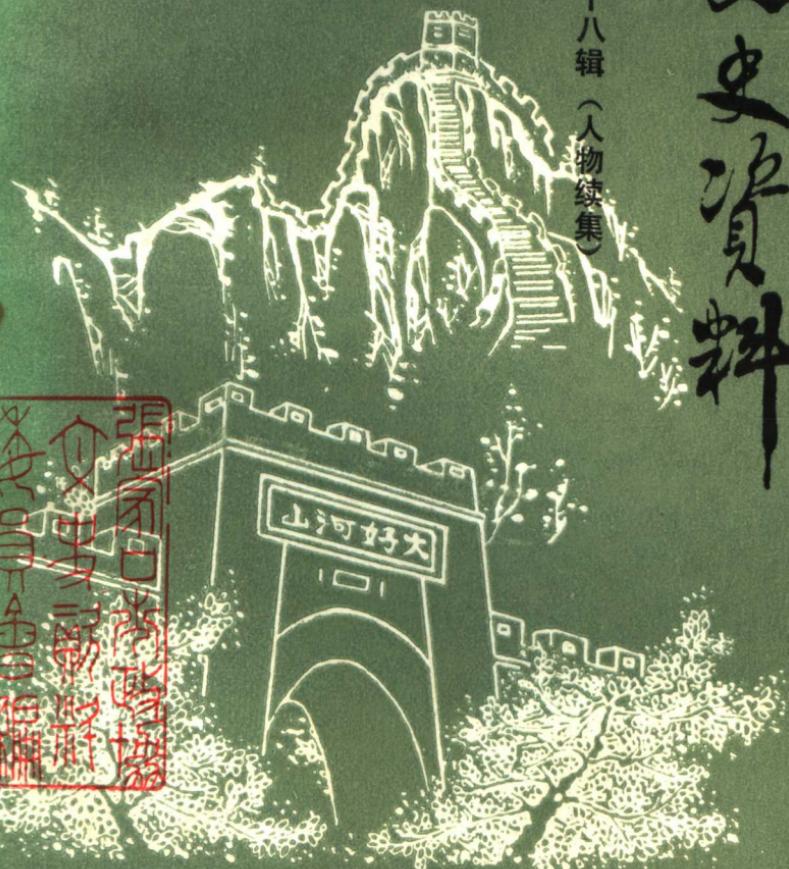


張家口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人物續集）



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人物续集)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三月

本辑审阅: 陈永哲 张晓东 徐 攻

谢 江

编 辑: 杨继先 赵嘉林 孙一鸣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8辑

(人物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张家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地址: 张家口市东河沿街51号

张家口日报社印刷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11.125印张147千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4500册

冀出内刊字JR—2006号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历尽沧桑难移爱国志

- 记赵振中同志 段兴隆 (183)
民族英雄杨怀英 深鹿县委党史办公室 (195)
记优秀的公安战士刘勋 张清亮 (204)
革命烈士冉登华 李培烈 (214)
反袁志士毛凤书 赵瑞典 (218)
李志熙先生生平纪略 薛效铸 (220)
乔寔廷先生传略 刘桂江 李锐 (225)
在民主革命的岁月里 李健生 (233)
乔向尧先生略传 段兴隆 (238)
许闻诗传记 李树凡 (244)
神鞭李德冲传记 于文龙 (247)
武进士赵昕 赵顺 司文贵 (258)
尼冠州片断 焦月岩 (260)

※ ※ ※ ※

- 忆爱国教授李贯英 郭元魁 (265)
记塞北才人李泰棻 焦月岩 (272)
忆“革老”李泰棻 董振浩 (275)
李泰棻先生琐记 李一平 (279)
胡子恒先生史略 赵之恒 (281)
追忆挚友张雨青老师 赵之恒 (288)
教育界先驱——王兴文先生 王纯 (298)
常利亨先生生平 刘永 (301)

- 记阎汝梅先生的一生 薛效铮 (306)
记美术家杨芷甫与宋夷清 肖 青 (310)
回忆笔墨文人李光普片断 张英武 (315)
万全书法名人秦国柱 倪昌有 (318)

※ ※ ※ ※

- 忆原附属医院副院长关沧江 张瑞珍 (321)
名医王筵卿 赵金鉴 (327)
名医薛和卿 薛尊五 梁秀珠 (333)
孙华堂先生略传 孙景岐 (341)
忆我的父亲李春茂 李凤英 (346)
近代名医施今墨先生来张一行略记 徐朝宗 (352)
忆老中医杨润田 李靖林 (355)
蔚县儿科名医刘印堂先生纪略 李兆才 (358)
忆蔚县名医贾廷举 周清溪 (363)
回忆我的父亲董华棠 董志元 董志刚 (366)
忆万全名医赵尔理 赵连普 郝鸿玉 (369)

补 白 短 文 及 资 料

大陆台胞 (208页) “楷模”一说 (217页) 新时代用人原则 (224页) 世界人口最多九国 (257页) 中国历史上的世界第一 (264页) 鲁迅先生怎样花钱 (271页) 诸葛亮诫子书 (287页) 花木雅称 (300页) 我国的人口与资源 (317页) 调查六戒 (326页) 历代京城旧址 (309页) 林则徐轶闻 (332页) 一些地名原意 (340页) 宣化义和团 (345页) 结婚纪念称谓 (351页) 伟大出自平凡 (354页) “少先队”的来历 (357页) 诗四首 (392页) 许世友改名 (395页) 故宫博物院的来历 (398页)

历尽沧桑难移爱国志

——记赵振中同志

段兴隆

1984年4月14日，在北京肿瘤医院第三病区的病房里，八十高龄的赵振中同志虽然重病缠身，依然是精神矍铄，言语宏亮，侃侃而谈。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谈起自己的一生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生于光绪三十年，经历了满清王朝的覆没和民国黑暗统治的全过程，是共产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赵振中。’”

一、落生乱世 一勤二俭苦熬煎

赵振中，原名赵世富。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蔚县白乐镇一户农民家庭。父亲赵印，字佩，母亲乔氏，生子五人，振中排行第三。

振中出生的年月，正是中国蒙受《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以后，肩负着沉重的庚子赔款的年月。清王朝屈节于侵略者，并借“洋人”之势残酷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遭杀害。帝国主义列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横行，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振中的出生真是“生不逢时”，但他却倔强地降生于乱世，又在这乱世之中顽强地一天天成长着。

世世代代以农为本的赵家，辛勤耕耘着十几亩土地，虽不能丰衣足食，总还可以粗茶淡饭勉强度日。可是鬼使神差，振中的祖父赵济，一个土地上滚了大半辈子，憨厚老实的农民竟想起了

做买卖。白乐产麻，那一带有不少人在京东经营白麻生意。一年，振中的祖父也搭伙同当地的一个叫康荣清、一个叫杨老清的到京东密云县开了个小麻铺。几年苦心经营，三个人挣下了三间铺房，有了一定的积蓄。这对赵振中的祖父来说真是发了大财，过去当农民，一年就靠着几颗粮食过活。哪见过成了串子的钱？但是，好景不长，乐极生悲，在那人吃人的旧中国，良心何在？那与振中祖父合伙经营麻铺的康荣清、杨老清，见买卖已有发展，顿生歹意，欺振中祖父为人老实、不甚识字之“短”。二人合谋在帐上大做文章，借麻铺赔钱而关门歇业，三人分摊损失。其实，康、杨二人早已钱满私囊，振中祖父却被坑得流浪回家。结果，气恨相交，一病不起。

振中的父亲接受了长辈的教训，再没有外出去“发财”，凭一身力气全心扑在了土地上。盛夏，日灼雨淋，放下锄头就是镰刀；严冬，风刺雪埋，上山砍柴，下窑驮煤，一年四季从无闲日。振中的母亲也是农民的女儿，更知柴米珍贵，物力维艰。她勤俭持家，俭到不能再俭。洗脸不买毛巾，扯一块蓝布代之；点灯不用灯油。五个孩子轮流点麻杆，一根息了一根接着。就这样一勤二俭，从牙齿上刮慢慢又置了几亩地，一头驴，一匹马。

日子有所长进，但总不得安生，官府催捐要税，土豪诬赖敲诈，生活还是在黑暗中苦苦熬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振中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随着父母下了田地，学了几种农活。从父母身上，振中受到勤与俭的教育，又从祖父身上得到另一种启迪：在那吃人的世道不能太老实，老实就受气，受欺。还在他只有炕高的时候，听着祖父在炕上还不住地呻吟：“康荣清、杨老清，把我坑了！”不能明状的愤恨注入振中幼小的心灵。这个在黑暗中愤愤不平的农家孩子逐渐形成了好胜、倔强的烈性子。振中是逮鸟的能手，别人家的孩子从房檐下掏一只麻雀，他非上树掏一窝“鹰凌梦”（一种食肉

鸟的土名)叫你看着,比你强!

有时,振中也因淘气招至父亲一顿拳脚,但他天资聪明,学啥会啥,使得父亲在子女中对他格外器重。随着家境的好转,父亲在心里打开了小九九:不能把孩子拴在土地上滚一辈子泥巴,赵家也该出个人才,让振中去读书,兴许能有出息。

二、初学孔孟 中举不成求“留洋”

1913年,振中年长九岁,父亲送他上私塾读书。那时,满清王朝已经覆灭,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南京临时政府。振中虽然读书了,但他的父亲总是有些沮丧:皇帝都倒了,儿子中举是没有希望了。“从这以后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子呢,识几个字就行了。”

私塾先生庞塾氏另有见解:“不然,有前清必有后清。”

振中却不听这一套,什么秀才举人,什么前清后清,好好读书就行了。

庞塾氏是个清朝落魄秀才,满腹孔孟。振中在他手里两年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十
字格严》、《名贤集》,四年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等四书五经。振中学之快,记之深,倍受庞塾氏宠爱,以至于他在课堂上摞起桌子唱开了《八义庙》,庞塾氏都没舍得打他板子。

民国政府不几年,民主资产阶级提出用民主、科学改良孔孟的陈旧学说,蔚县当局也鹦鹉学舌地命令所有学堂都要教国文、算术等。对孔孟之道五体投地的庞塾氏也不得挂起了黑板,吃力地教孩子们阿拉伯数字应付局面。一天,县视学员到白乐检查学国文情况,庞塾氏提心吊胆地召集孩子们听候视学员的检验。

“莱菔(即萝卜)对人生的作用是什么?”视学员拈着八字胡须考开了。

孩子们低下了头，屋子里静得可怕，庞塾氏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焦急地注视着他的学生们。

“你说！”视学员突然用手一指唯独没有低头的振中。

庞塾氏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这个心上的学生。

振中一挺身子站了起来：“富营养料可以做膳。”

视学员点了点头。

答对了！庞塾氏的心从嗓子眼里掉回了原位。振中解了先生的围，从此以后，庞塾氏更对他刮目相看。

1919年，振中15岁。在列强争斗、军阀混战、世道愈加昏暗的情况下，振中的父亲不再相信会有什么“后清”了，也再不想让儿子读书去花“冤枉钱”了。于是，硬逼着振中与一个18岁的农家女儿成了婚，就算是尽了父辈的责任。庞塾氏为之惋惜，反复登门劝说振中的父亲：“过去我想让他考个秀才举人，我以为有前清就有后清，现在看来这希望不大了，就考个洋秀才去吧。”经不住庞塾氏“三寸不烂之舌”左说右劝，振中的父亲只好允许儿子去考西合营第二高级小学。

1920年，振中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合营第二高级小学。这所学校是蔚县开明绅士、爱国文人赵文坛先生创办的，赵老先生亲任校长。这所学校除必要讲一些古文外，还开设历史、地理、化学、数学和英文等新课程，使学生开阔了视野。特别是赵文坛的爱国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很大。赵老先生在校舍的墙上亲笔书写了四个醒目的大字：“誓报国耻”。振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国耻之日有多少？这些，都是我在第二高小才知道的。高小的教育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知道的东西多了，再不限于‘日出东而落于西，‘天圆地方，的境地了。

1924年，振中高小毕业，在当时蔚县文化人少的情况下，高小生不简单！学校发“报条”（学校向毕业生家长报喜的捷

报），家里大请客，亲朋好友送一大堆恭维话，四邻街坊见面就称“三先生”，神气着哩！”父亲也陶醉了，“还没准真考个洋秀才哩！”因而再没有阻止振中继续深造。1925年振中又赴宣化考中学，可人家只准18岁以下的学生报考，尽管振中在高小毕业文凭上把20岁改成17岁，最终被人发现，拒之门外，他不死心，又赴张家口西豁子一个教会办的中学，但因哼哼吱吱的念经声让人心烦意乱，他扫兴回乡。

竟因为年龄，就断送了振中的“前程”。“求学不成还穿的什么长袍短褂！脱了，下地干活。”和泥巴打交道也不生疏。收完庄稼，秋风凉了，振中又受聘去教学。

自1925年至1929年，他先后在东太平、西黎元庄教小学，“水平还不赖哩”。

三、醒于革命 宁死不当亡国奴

1929年8月，张苏任蔚县教育局局长之际，亲手在西合营创办了蔚县初级师范学校，教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大学毕业生和留俄学生。这个消息，吸引了蔚县一大批知识青年，振中也不安心挣那几吊“先生钱”了，他和方星五、邹嘉甫结伴考入西合营师范学校，以求深造。

蔚县西合营师范学校以新的面貌在蔚县教育界出现，又以新的教学内容熏陶着青年学生。振中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他认真聆听进步课程，贪婪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进步文学作品，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中国为什么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犯？劳苦百姓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经师范学校进步教育启蒙，振中懂了，这一切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统治者太反动，太腐朽。要想国不亡，民聊生，就得起来革命，推翻黑暗统治。

1929年冬，在教师孙铁夫（共产党员）、廖石生（留俄学生）的领导下，西合营师范学校搏击黑暗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风潮之中，振中是风潮里的浪尖。学生会编演小戏，他粉墨登场，讥讽黑暗；学生军到县城进行革命宣传。他慷慨陈词，向反动统治者示威。在蔚县反动当局于1930年5月间派军警逮捕进步学生、解散师范学校的白色恐怖之下，振中也没有被吓倒，他和方星五、杨普泽等进步学生组织力量到处请愿，呼吁，冒着被抓捕的风险，设法营救被捕的师生。斗争实践锻炼了振中，也使他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丑恶嘴脸，从而更坚定了他“非推翻这反动世道不可”的决心。

1930年8月，受张苏推荐，振中和方星五被中共北京市委调北京西山受训。第一次和他俩见面的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柳子才问振中：

“你为什么要闹学潮、要革命？”

“为了推翻这可恶的世道！”

“你可知道，革命要掉脑袋的？”

“宁死不当亡国奴！”

这朴实无华的回答，真实地映照出一个进步青年的心，不久，经柳子才介绍，振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他铿锵地道出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誓言：“……永远跟党走，为共产党奋斗一辈子！”

振中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师范学校的革命，使我不再埋头读书、幻想个人前程中醒悟。入党，才使我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振中入党一个月后，组织上送他和方星五到天津学习，由于敌人破坏，他们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虽然一时找不到党组织而重返蔚县，但振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要为中华民族之存亡、为人民大众之解放而斗争的神圣使命。他重入西合营师范学习以后，从1930年冬到1931年冬，先后

两次领导进步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声讨日寇侵略我东北三省的学生运动，因而被校方开除。

振中回到家乡，他没有消沉，借在农村小学任教的机会，在学生和农民中继续传播马列主义。他当年在前堡小学教过的学生现在回忆说：“赵老师在课余给我们讲古代爱国故事，讲他们在师范的革命活动，讲苏联十月革命，讲共产主义。特别是他教导我们你们要当硬骨头，不要当亡国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1932年中共北京市委再次派人到蔚县建党，振中又投入党的怀抱，中共蔚县工作委员会秘密建立以后，振中作为工委会成员之一，他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为党工作，为地下党员们做出了表率。他还很善于接触农民。在白乐联合小学任教之时，他发展贫苦农民入党，成立了党支部，为蔚县的地下党组织增添了新的血液。那时候，振中已是拉家带口的人了，但为了党的事业，他每月把挣来的一点薪水毫不犹豫地交给党。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地下党员积极为党组织筹集经费，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三省以后，于1933年1月又进兵热河、察北，国民党反动政府仍然采取卖国不抵抗政策。在国难当头、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蔚县的一些地下党员对此悲观失望，以酒消愁。振中见状非常气愤地说：“当心，喝成亡国奴！”他一再当着大家立下了“共产党人不当亡国奴”的战斗誓言。

1936年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振中和蔚县党组织其他负责人一起在村子里编印标语、传单，积极宣传“国难当头、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为全面抗战大造声势。

四、驰骋疆场 披荆斩棘卫中华

平型关大战后，杨成武率领部队于1937年10月解放了蔚县，

振中和全体地下党员及大批进步人士一起，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县抗日政权建立后，振中被任命为七区（白乐）区长，他带领区干部们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我抗日队伍征兵、收枪、募捐，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1937年11月底，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围攻蔚县，从桃花、北水泉汇集到西合营。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我军、政人员迅速撤离蔚县，振中带七区部分干部也从九宫口随部队进入南山，向涞源方向撤退。途经王喜洞遇敌，突围中振中与部队失散，只好回撤。时值严冬，大雪纷飞，振中沿着山坳，爬甸子梁、经阁上、过东花岭，到了任家庄已经成了冰人。饥寒交迫，振中倒了，暂时住在任家庄。没过几天，他身体略有恢复就再也躺不住了：“下山回白乐，找部队！”百姓们劝他再住些时，山下到处都是敌人，太危险。可是，国难当头，救国心切，他住不下去，毅然下了南山。

白乐又笼罩在黑暗之中，抗日政权的门口挂起了汉奸“维持会”的牌子。抗日队伍走了，同志们又东奔西散，父亲还有一个劲地在耳边劝说：“孩子，你能活着回来就是咱赵家之大幸！再莫走了，民以食为天，咱种咱的地。”

“种地，行吗？”振中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狼已破门而入，我能以食为天？”强烈的爱国之心驱使他，“不行！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抗日，要救国！”他告别了二老双亲、妻室儿女，离开家门，继续寻找抗日道路。

1938年2月间，振中在顺义县摆麻摊为业，苦苦寻找抗日队伍。一天，一个蔚县送麻的老乡给他带去消息：“红军又回来了，在矾山呢！”振中喜出望外，第二天抛下麻摊，直赴矾山。刚到怀来桑园，那渴望已久的、早已熟悉的情景已经呈现在眼前：粗布衣衫，和蔼可亲，是抗日的队伍！振中一路打听，风风火火地到了矾山，找到抗日救国会，宛如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一下子

热泪盈眶。

到了矾山的第二天，振中就投入了紧张的抗日工作。组织派他到保岱去扩军、募捐、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不久，因国民党搞鬼，桑园地方武装（原系土匪）叛乱，振中随部队撤出保岱，正式穿上了“八路”的服装，成为我抗日军队的一名战士。后来组织上送他到斋堂受训，系统学习了党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抗日政策，受训期满，他被分配到三十三大队（邓支队），随队出击平缓，攻打康庄。

平缓战役后，振中又随邓宋支队进入冀东，被派到蓟县县委做地方工作，担任蓟县抗日暴动队第十八总队教导员。他特别注意对十八总队进行官兵一致、群众纪律教育，加之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和英勇顽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对战士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这支队伍成为冀东战斗力强、深受群众欢迎的抗日武装。秋后，“青纱帐”倒了，冀东暂时不适应游击战争的开展，振中奉上级指示，又带这支队伍从蓟县出发，经平谷、顺义、南口，一路上遇大敌绕、遇小敌扫、遇土匪剿，披荆斩棘进入平西。

1938年11月，振中被分配到宣涿怀任县委书记，从此又从部队转入地方。在宣涿怀，抗日政权只占一小片山区，其它地区都受日伪控制，影响抗日工作的开展。振中提出：“我们不能占山为王，要走群众路线，要抓统一战线，争取各方力量，孤立瓦解敌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武装。采取政治开辟与武装开辟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扩大抗日根据地。”他还亲自带领县基层干部深入敌占区，拔据点、扫大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到1939年初，宣涿怀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局面大为好转。

1940年下半年，振中参加了北方局会议后，又学习了一年多，1941年秋被分配到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工作，1942年5月，他被分配到平北，任赤城县委书记。

此地，更是一个日、伪、顽、匪混杂盘据的地区。日本鬼子、满洲队、蒙疆骑兵、华北自治联队……结合扫荡，满山遍野，跃武扬威，大有灭我抗日烽火之势。但是，敌人的嚣张吓不倒赤胆忠心的抗日战士和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振中他们依靠人民群众做坚强后盾，依托深山峻岭开展游击战争，便是在这块地区坚持下来，不但打开了赤城的抗日局面，而且还开辟到延庆靠近赤城南山的一块地区。

1944年上半年，振中调任地委常委、社会部部长，1945年8月又任组织部部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振中任平北地委副书记。

抗战八年，振中从地方到部队，所到之处，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历经艰险，英勇战斗。八年来，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他不想家吗？还是他早忘了父母双亲、妻子儿女？不，振中没有忘，他更忘不了全国的父老兄弟还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抗战胜利了，他多想回家看一看，但又有多少工作等着他去做。母亲病危，几传消息，他强咽悲苦，埋头工作，直到抗战后工作告一段落，组织上催促他才回乡探亲。但是，迟了，母亲已长眠地下，任他坟前百呼再也不能答应半句。

振中含着泪水，又踏上新的征途。

抗战胜利后，正当我党领导人民恢复发展生产之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却要篡夺抗战果实。他们联合敌伪、收容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和平民主，策划内战阴谋，此时，振中在平北地区坚决执行党的反对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方针政策，提出坚守阵地，不向“蒋家”退半步的战斗口号。

为巩固解放区政权，振中亲临各县检查工作。当他转到龙关欲进赤城时，地方干部报告：“热西土匪受国民党旨意发动武装叛乱，打到了赤城龙门所。热西干部都跑了过来。”振中一听大

为恼火，当即命令：“沿途岗哨注意，凡热西跑来的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要从我们这里过平绥路的一律不准通行。卡住后要给他们吃喝，安排好，等我到了赤城了解后再处理。”原来，热西国民党、土匪、地主、特务四结合，大肆屠杀我抗日干部，掠夺抗战果实。振中到赤城后和县委组织了民兵武装，打退了热西敌匪。而后他又召集跑出热西的地方干部，动员他们回去：“党把这块地区交给你们，你们却要交给敌人，这对得起党吗？对得起支持我们抗战八年的人民群众吗？火辣辣的一席话，说得热西干部们愧疚地低下了头。“我就不信，八年抗战成了土匪的天下。我送你们进热西，看他怎样！”振中带着民兵护送热西干部又回到热西地区，并协助他们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使热西又回到人民手中。

从敌匪叛乱到国民党全面内战，振中始终没有离开平北这块土地。他和人民同呼吸、共生死，艰苦奋斗，英勇抗敌，迎接我军大反攻，彻底消灭了蒋家王朝的最后胜利。

五、坚信马列 邪恶面前志不移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建国后的道路并非平坦，时而也有邪恶在阻挠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每遇邪恶，振中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

建国后，振中历任察南地委书记、大同市委书记兼市长、张家口地委书记、峰峰市委书记、河北省交通邮电部部长、河北省工业交通部副部长、河北省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纪检委副书记、河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原则，不信邪恶。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运动时，振中在大同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使大同市的“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过了些时，大同市有的单

位在运动中有意扩大斗争面，打人、搞逼供信。振中得知消息后，指示市委干部下去深入调查，弄清原委。调查回来的干部汇报说，有些单位学习了外地经验，说“老虎”是打出来的。这时，察北地委有人给振中打电话：“老赵同志，我们打出很多‘老虎’，告知你大同贪污、盗窃分子一火车一火车往进拉东西，……你要注意呀！”振中又派人到铁路、税务、贸易部门去查，结果全是假的，两件事使振中深深意识到运动中有“出差儿”的危险。他当即指示：“要实事求是，不准扩大斗争面，不准借机整人，更不准打人搞假‘老虎’”。从而使大同市的“三反”“五反”运动步入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振中正在承德休养，河北省造反派通知他参加运动，他到保定一看，大字报铺天盖地，什么“反革命”、“走资派”，什么“大特务”、“大叛徒”，那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振中不明白、不理解，到北京找老同志请教。可他到北京犹如当头一棒：老同志家被抄了，人被关了，总司令成了军阀，大元帅成了“土匪”，国家主席成了“工贼”。回到省里，按不下心头怒火，挥笔要与造反派们明辩是非，幸亏战友们苦劝，才免遭“大祸”。

无休止的批判、斗争，斗争、批判，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振中病倒了，造反派这才容他回了承德。“我不能扭转乾坤，但我决不与邪恶为伍！”十年浩劫，振中从承德到石家庄，一直在休干所里，任凭造反派软硬兼施，就是不出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振中兴高彩烈。1978年，中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振中坐不住了，他跑到省委组织部去要工作：“我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就是要工作，要为党、为人民服务”。这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战士，又一次踏上新的征途，为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贡献着余热。